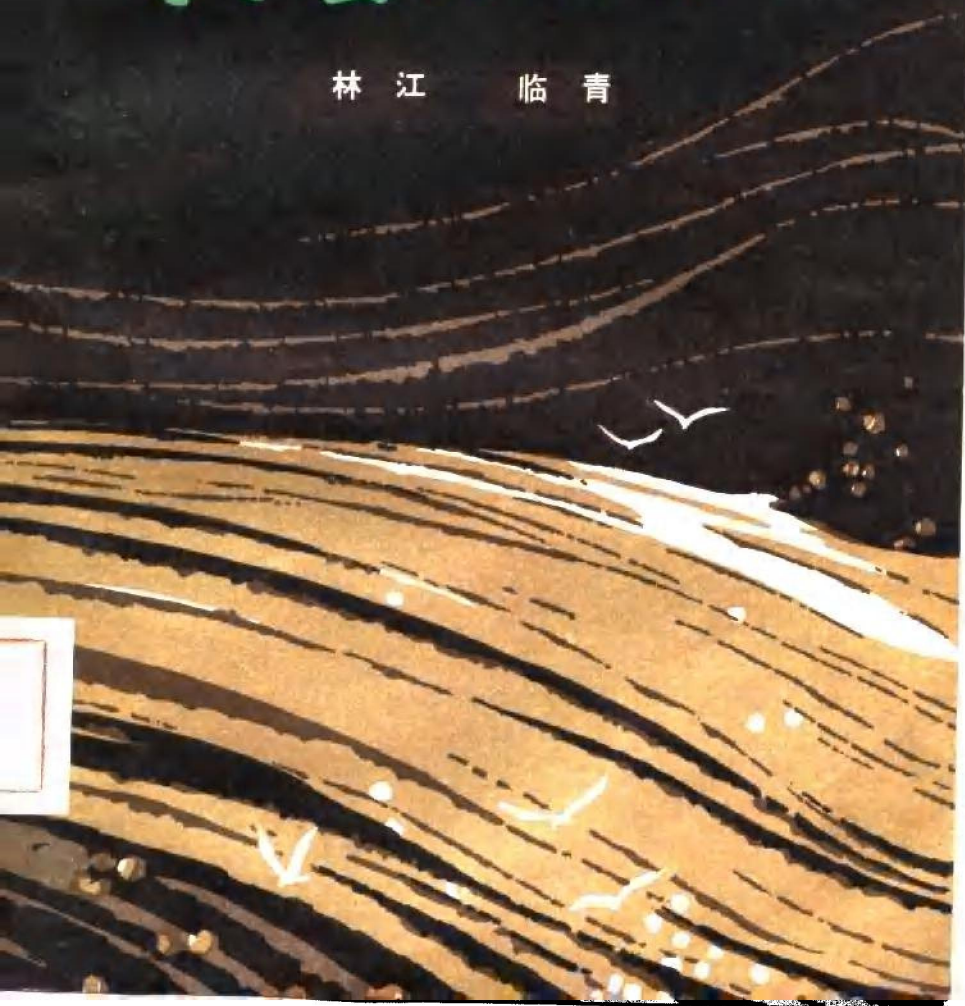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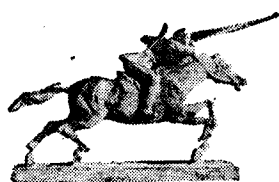
黄河万古流

林 江 临 青



黄河万古流

林江临青

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解放洛阳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。

一九四七年夏,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黄河,挺进豫西后,某部英雄团奉命进入伏牛山区,发动群众,打击地主武装,开辟根据地,最后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了豫西重镇古城。小说中还穿插了主人公岳希望一家悲欢离合的命运,再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生活图景,讴歌了黄河两岸人民为争取解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,塑造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我军指战员群像。

作品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,人物形象也有一定的特色。

责任编辑:余开国

封面设计:乔保华

黄 河 万 古 流

林 江 临 青 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(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)

新华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3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2·字数227,000

1982年8月第1版·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74,000

书号10137·44 定价0.90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“母亲，我回来啦！”	(1)
第 二 章	黄河飞渡	(20)
第 三 章	雨夜惊梦	(35)
第 四 章	西行	(46)
第 五 章	意外的重逢	(69)
第 六 章	心愿	(100)
第 七 章	深山里的小坟	(116)
第 八 章	分水岭之夜	(130)
第 九 章	阴谋	(151)
第 十 章	山雨欲来	(169)
第 十 一 章	风满楼	(183)
第 十 二 章	前河激战	(203)
第 十 三 章	九死一生	(217)
第 十 四 章	错在哪？	(235)
第 十 五 章	思索	(249)
第 十 六 章	火炼	(267)
第 十 七 章	天上掉下来的妹妹	(281)
第 十 八 章	奇袭菊花寨	(296)

第十九章	一路春风出深山.....	(307)
第二十章	劲草.....	(322)
第二十一章	母亲.....	(338)
第二十二章	黄河在召唤.....	(352)
第二十三章	呵！英雄花.....	(362)

第一章 “母亲，我回来啦！”

呵！黄河——滚滚沸沸，浩浩荡荡，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奔流而来，又向遥远的未来前方奔流而去……它从容不迫地前进，慷慨激昂地高唱。它唱得是那样迷人动心，又是那样惊人震魄。有时，它吼叫着，咆哮着，无所顾忌地冲开狭窄的隘谷，扑向险恶的礁石。有时，它又仿佛累了一样，舒展开宽阔的身躯，漫步前行，蕴蓄积聚着再度冲刺的力量。它痛苦地低吼过，愤怒地高呼过，也心碎地哭泣过，它就是这样地从远古走到今天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的一个傍晚，黄河象是忘情狂歌似的奔腾起来，深情留恋地扭动着它那柔韧的腰肢，旋来旋去，翘首北望，发出阵阵欢快的呼叫，象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挥舞着双臂，呼唤着突然归来的儿女。

黄河北岸，从天边涌来千军万马。烈马长啸，脚步沓沓，火苗似的红旗在绿色的人流之上闪闪烁烁。千百万人民解放军战士以鸣雷的节奏，电闪的速度，腾腾跃跃，扑奔黄河而来。

人流中，在英雄团的大旗下，一连长岳希望猛地走出队伍，只见他展开双臂，象一只雄鹰盘旋着，盘旋着，忽而闪电般俯冲下来，扑到黄河岸边。“呵！到了，到了！黄河，故乡——我的母亲，我回来啦！您的儿子回来啦！”他心里在狂喜地呼喊！排排波浪拍来，浊黄的河水溅湿了他的裤脚。他丝毫不退避，反而更加用力地把双脚扎在热烘烘的故土上，温暖的热流顿时袭遍全身。他默默伫立，昂首远望，象望娘滩头的痴子，贪婪地呼吸着那使人陶醉的河风。他默默地面对大河，脱下军帽低下头去，任那狂烈的思绪扑去拥抱那汹涌东流的浪涛，去追溯那三年前的往事……

岳希望的家在名震天下的古都洛阳城外的一个土丘上。那年春天，大批大批的蝗虫，从黄河北岸日本鬼子占领区飞来。霎时间，晴朗的天空，立刻象乌云密布。十几里长，阳光竟被它遮得严严实实。那怪叫声和振翅声，不由得叫人心惊肉跳。它们落到哪里，哪里就象阴风暗起，摇撼得落叶“沙沙”作响——这是蝗虫贪婪凶猛的咀嚼声啊！当它们飞离的时候，庄稼光秃秃的象刚刚被刀子割过一样。奶奶躺在土炕上，饿得象一片枯叶，连啃她脸皮的蝗虫都无力驱赶。岳希望的妈妈殷菊用一束野草驱赶着蝗虫。她三十七岁，有一种饱经风霜的妇女所特有的深沉、坚毅气质。她一边驱着蝗虫，一边从窗洞向外边看着她的两个正在屋外替人家洗衣裳的女儿。大女儿岳华机械地搓着衣服，小女儿岳英不住地用湿衣服狠狠地扑打蝗虫，又一个个踩得稀烂，踩一个，骂一句。

“小英子，快点洗吧。”岳华疲倦地用手把垂落到眼前的头发向后拢了拢，又吃力地揉搓着衣裳。

岳英把衣服一摔，火辣辣地喊：“干、干、干！干也是饿死，不干的照样享福，颠倒不济，这是啥世道！”

“小英子！”岳华低声喝住妹妹，惶恐地叹道，“不怨天地，不怨爹妈，只怨咱命不好。”然后，她又象陷进虚幻之中，梦呓般地喃喃重复着奶奶讲给她听的迷信故事。什么因果报应呀，富贵在天呀，来世清福呀等等。她贪婪地期待着，等待着，以此来安慰那颗迷茫的心灵。岳英不听这一套，她跺着脚，捂着耳朵呼喊，象是要把姐姐从梦幻中唤醒过来。岳华没有理会，半晌，她抬起泪汪汪的失神眼睛，望着苍天叹息：“要是青天有眼，托个神人下凡来搭救咱就好了。”她虔诚的神情似乎感染了岳英，姐妹俩仰着脸，四只眼睛呆呆地望着天空。

空中，一群蝗虫飞过去。又一群，又一群，怪叫声越来越大，象有一百群蝗虫拼命地嘶叫。几架日本飞机从黄河北岸带着尖利的呼啸，掠过邛山向古城俯冲下来。一时间，城内城外，警报凄厉，人声惨楚。炸弹落处，腾起一股股浓烟和烈火。

岳华的眼睛越睁越大，她分明看着一架飞机怪叫着俯冲下来了！她紧紧地搂住妹妹，长长的睫毛垂落下来，听天由命地合上眼皮……

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之后，岳鹏带着两个儿子冲上土丘。猛然，齐齐立住了。

土丘上，已是一片废墟。余火象毒蛇的长舌舔着发黑的木桩。乌黑的浓烟笼罩着土丘。岳英扑在奶奶尸体上大哭。殷菊怀里的岳华，胸膛上血糊糊的一片，一块弹片露出尖尖的利齿。

岳鹏是个高大魁梧的汉子。宽额头，浓眉毛，一对豹子眼，眼尾的皱纹又长又深，象刀刻一般清晰。有棱有角的嘴唇下面，生满了硬扎扎的胡茬，此刻，他豹眼圆瞪，下巴激烈地抖动着，象要发出地震般惊天裂地的吼声！

大儿子岳火岩极象父亲。但比父亲显得更暴躁，更剽悍。

小儿子岳希望猛地哭出声来，他痛苦地扑到奶奶和姐姐岳华身边，发狂地摇晃着。半晌，他默默地站起来，在妈妈、妹妹岳英的痛哭声和爹爹、哥哥的切齿声中，缓缓地把目光从亲人的尸体上移开，凄然地掠过遍地狼烟和火光的故乡大地。长风，把四面八方凄厉的哭泣和切齿的怒骂传上土丘。

突然，古城城北和城西，响起了枪炮声。从土丘上望去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日本军旗在闪闪晃动。日本士兵的钢盔闪着贼亮的光点，象一群蝗虫般向古城扑来。

蝗灾，皇灾！祸不单行，一齐压来！

从周公庙方向，传来了人叫马嘶。一群国民党溃兵败将，正从庙前的青石桥上拥来，向通往伏牛山的大路上逃跑。为首的一匹大白马上驮着一个肥胖的军官，正弓着身子，伏在鞍上慌乱地狂奔。

“站住！”岳鹏闷雷般地吼了一声，一转身朝土丘下跑去。两个儿子不解地望着父亲，也紧跟着跑下了土丘。

岳鹏来到大路上，一个箭步冲进嘈杂的队伍，一把抓住了为首的那人的马缰，大喝了一声：“武启祖！”马一个惊蹶，前蹄跃起，蓦地停了下来。

武启祖是国民党古城城防司令，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醒了，他抬起头，愣着神，看了看横在路当中的岳鹏，肥胖的脸上立刻浮起了骄横跋扈的神色。只听岳鹏大声说道：“武启祖，日本鬼子打到咱家门口了，只要你掉转枪口，一心抗日，咱岳、武两家的三代世仇从此一笔勾销，咱岳家三个壮丁甘愿为你武司令鞍前马后，执鞭随镫！”

武启祖轻蔑地撇了撇嘴，摇晃着脑袋拿腔作调地说：“抗日救国，蒋总司令自有英明决策，你操的什么心！”说完马缰一提就要走。岳鹏威严地把手一横，拦住马头，他听着身后乡亲们呼儿唤娘的喊声，看看眼前这些人身上的钢枪，猛地一咬牙，一拧头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路当中，用颤抖的语调说道：“武启祖，就算俺替黄河边的乡亲们求你！”

远处枪声又响了，后面的队伍骚乱起来，不住地向前拥着，武启祖慌乱地回头望了望，不耐烦地冲着岳鹏骂道：“滚开！吃土屙泥的臭庄稼汉，还想抗日！”说着，恶狠狠地举起马鞭，朝岳鹏横在路上的手臂打了下去，随后两脚一磕，纵马蹿了出去。他身后的残兵也随着争先恐后地从岳鹏身边跑过，向伏牛山中拥去。

岳鹏痛苦地睁大眼睛，踉踉跄跄地跑回土丘，从废墟里

扒出一个长布包，只见他攥住一头，用力在空中一劈，布层裂开了，两把寒光闪烁的长刀擎在他手中。一把长刀把上，还系着一只竹哨。他一把扯开衣襟，袒露着宽厚的胸膛，用衣襟擦拭着长刀。

殷菊默默地看着死去的婆婆和女儿，看着冒烟的“家”，轻声对岳鹏说：“你去吧。后事有我和小英子。”

岳鹏点点头。岳火岩一把抓过竹哨，运足气力吹起来。

凌厉、急促的哨音向四面八方射去。附近的老百姓听到哨音，纷纷掂着刀、叉、锹、镢，向土丘下的“祖述公祠”集去。

岳鹏和殷菊互相对望着，好象要在这一望中，彼此把对方的模样永远铭刻在心中。殷菊强作微笑向丈夫示别。岳鹏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，和两个儿子一块儿，在母亲的尸首前跪下。双手捧起一把热土，撒在母亲和女儿身上，算是给她们填了葬土。然后，带着两个儿子，虎步生风地下了土丘。

岳英明白了父兄们要去干什么，操起一张铁锹，拔腿要走。殷菊一把抓住女儿，声音颤抖地唤了一声：“小英子！”岳英一动不动地看着母亲，紧紧抿着嘴唇。怒火，在她的眸子里燃烧！

殷菊看看死去的亲人，看看正在走下土丘的丈夫和儿子，双手象铁钳似地紧紧抓住女儿的衣襟。然而，女儿眼里那炽热灼人的目光渐渐地烧毁了她那母亲慈爱的柔网，她

猛然把女儿搂在怀里，久久地亲了一下，又一把推开，厉声说：“去吧！快走……”

岳英跑下土丘，突然又听到母亲的唤声。她的脚步陡然沉重得难以挪动，只好回过身来。她看见，母亲站在高高的土丘上，双手抖展一块存了多年的红布。风儿，轻轻地吹动着红布，红布反映着阳光，使母亲消瘦的脸上泛出青春的光彩：

“小英子，拿去，做一面大旗！”

一面大旗，在“祖述公祠”门前高高飘扬。

岳鹏只穿一件白布汗褂儿，裸露着肌肉结实的双臂，腰扎一条酱紫色宽布带，显得格外精明干练，他站在祠堂的高台阶上，环视着鼎沸的人群，大声问道：“父老乡亲们！兄弟姐妹们！日本鬼子打到咱家门口来了，官兵不战不杀，只顾自己逃命。咱们能象牲口一样，由他们宰杀吗？”

“不能！”回声如雷鸣海啸。

“对！牛吃草容不得一根针，咱们黄河边上的古城人，容不得一个日本鬼子在自己家门胡来！”

“大叔，容我说句话。”说话间，人群里走出一个二十出头的棒小伙子。他高挑个儿，南瓜子儿脸，长细眉毛长细眼，鼻子嘴唇长得都挺俊巧。在粗壮的人们中间，象一支清秀挺拔的白蜡条儿。他对岳鹏拱手一拜：“听俺村的私塾先生说，日本人急咧咧地打咱古城，是要逼着老蒋投降。他还说，现在是咱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候。眼下，咱们老

百姓靠啥？靠天，天上蝗虫满处飞；靠地，地下鬼子到处杀。咱们要活命，只有一条路，反！”

岳鹏很欣赏地拍拍小伙子的肩头，问他：“小伙子，叫啥名字？”

小伙子平静地答：“赵东山。”

岳鹏点点头，对众人说：“赵东山有种！大伙说，咱们咋办？”

“反，反啦！”呼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
岳鹏双手托刀，严肃地说：“天下事，靠心齐。今天竖旗打鬼子，咱们百把条命就和这杆大旗拴在一堆儿了。旗进人进！战死不退！”

岳希望双手捧着一碗酒，举在岳鹏面前。岳火岩把一只白公鸡递给岳鹏。岳鹏一刀劈掉鸡头，把鸡血滴在酒碗里。然后，端着酒碗，面朝大旗，把一半酒浇在地上，剩下的一口喝干。他把空碗向空中一抛，说了一声：“谁装孬种，就这下场！”挥刀砍去，酒碗“叭”地一声裂成几瓣儿。

岳鹏威严地望望大旗，正要在那涌动得象随时都要决堤而泻的人群发令，忽然，背后传来大声疾呼：“停——”随着话音，一匹白马飞驰到眼前。一个三十岁左右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翻身下马。尽管他身穿长袍，却显得威风凛凛，气宇不凡。岳鹏虽说向来瞧不起文人，可对眼前这个突如其来的文人，他却有些另眼看待：在这个枪炮震天的时候，他敢骑着马跑到这个竖旗造反的地方来，决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做到的。岳鹏客气地对他点点头，但仍然掩饰不住满

心焦急。

赵东山对来人尊敬地称道：“殷先生，你来得正好。快帮岳大叔谋划谋划。”

岳鹏说：“请问贵姓，台甫尊称？”

来人扫视了一下百十个庄稼汉，客气地对岳鹏答道：“免贵，殷光明。”

“有啥事，快说。”

殷光明盯住岳鹏的脸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不能去拼。”这话声音不高，但全场的人们都听得清清楚楚；这话语气平和，但全场的人们都感到异常惊讶。人们陡然沉默下来，只有风卷着大旗“哗哗”地响。

岳火岩猛地把脚一跺，仿佛庙宇的飞檐也跟着颤了两下。在这个时候，居然有人不让他们这些已经豁出了性命的人，去和仇敌决一死战！他破口大骂道：“哪里来的臭文人，有仇跟上去！没仇快滚开！”

殷光明和蔼地看着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慢慢解开长袍的上襟，露出了他胸膛上叠满的伤痕：“仇，是穷人就有。是中国人就有！”

“那为啥不让俺们去杀龟孙老日？”岳希望大声发问。岳鹏点点头，表示同意儿子的发问。殷光明举起双拳，在空中张开五指，有力地说：“别看咱们赤手空拳，但是，咱们是民族的英雄好汉！中华民族的命运，就要靠咱们这样的人抱成团儿，在一个号令下，齐心协力来挽救！正因为这样，咱们没有理由去硬拼，更不能去白白送死。”

“我们不怕死！”“宁死不当亡国奴！”“他是个软蛋，揍他！”在怒吼声中，有几个青壮年冲上台阶，挥舞着大拳头向殷光明扑来。

殷光明猛一仰头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笑得那么痛快，那么豪放。反把几个动怒的小伙子笑傻了，愣怔怔地木在那儿。岳鹏的豹子眼一直盯着殷光明。他感到此人不凡，确实不凡。他用眼色膘退青年人，问道：“依你之见该咋办呢？”

“夺枪杆子拉武装。”

“嗯。”岳鹏暗喜。

“进山去，先安下个窝。”

“嗯？”岳鹏“呼”地黑了脸，“叫俺也学武启祖躲进伏牛山里去！”

“别听他的！”“他是软蛋！”“杀了他祭旗！”人们叫喊着一拥而上，东扯西拉，把殷光明捆了起来。岳火岩掂着刀，恶狠狠地瞪着，只等父亲发令。

殷光明冷笑着毫无惧色，直盯着岳鹏吼道：“给我松绑！”

岳鹏被这洪钟般的声音震住了，阴沉着脸问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说实话。”

岳鹏这一问，倒真叫殷光明作难了。他是一个党派到古城来接关系的共产党员。没想来到古城后才知道，自从武启祖当上古城城防司令以后，收买了党内的叛徒，使这一带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于是，他只好一面以教书为

名，一面暗中寻找失散在农村中的党员，把组织重新建立起来。这一天，当他听到岳家父子在这里聚义抗日，心情十分振奋，便想趁机拉起一支武装，把工作开展起来。谁知道现在竟被五花大绑！说出身份吧，党的纪律不允许。可要不说呢……

“啊哈！我看出你八成是共产党！”一个刚刚从城里逃出来的小伙子，指着殷光明的鼻子骂道，“就是共产党闹内乱，才把日本鬼子勾引来了！”这名叫寇眺，是城里一个大财主家的后裔。日本鬼子进城后烧光了他家的房子，杀了全家人，幸亏他年青腿快才得以脱逃。这会儿他极力怂恿岳鹏去打古城，以报私仇。他指着古城喊：“别听他那一套，再等，城里的父老乡亲们要叫杀绝了啊！来，先宰了这个家伙祭旗！”说着举起铁锹向殷光明劈去。

赵东山用木棒挡开铁锹，冷峻地盯住寇眺，用身体护着殷光明。急于复仇的人们乱哄哄地喊叫着。岳鹏断然一挥手：“把他放了！”然后，用刀指向古城，大声吼道：“报仇！冲啊！”潮水般的人流涌出祠堂大门，向古城扑去。

殷光明顾不得松绑，大步追着，大声喊着。寇眺乘着混乱朝殷光明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殷光明一个趔趄摔在地上，脑袋磕在石头上。赵东山抢上一步扶起他来，又匆匆地给他松了绑。殷光明痛心地呼唤着，看着人们越走越远。这时，殷菊从后面走了上来，她一直在悄悄地观察着殷光明，觉得他那容貌、举止仿佛既熟悉，又陌生。她不禁轻声问道：“先生！你不是此地人吧？”殷光明道：“家在二百里

外,郑州城外。”“郑州城外?”殷菊心里不由一阵激动,一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殷光明,极力在他脸上搜寻着。猛然,她的目光停留在殷光明右耳边的一块红痣上,忍不住失声叫道:“你是——小铁锁!我是姐姐呀!”说着一把抱住殷光明,心疼地抚摸着弟弟从勒破的衣缝里露出的带血的伤痕。

亲人相见,别有一番悲欢。殷菊望着弟弟,想起分别后的情景……那一年,黄河决口,一场大水冲倒了房屋,淹没了土地,把殷菊一家人冲得七分八散。当时,她抱着一根房檩,在大水中漂泊了三天三夜,一个人流落到了古城。后来,她同在武启祖家当长工的岳鹏结了婚,在此地定居下来。多少年来,她无时不在思念着父母、弟弟的身影,无时不在盼望着能和他们团圆。今天,这突如其来的重逢,使她感到异常的激动,激动之中,她又不明白弟弟为什么要阻挡丈夫去打日本鬼子。她不解地问殷光明。殷光明望着姐姐说:“抗日是个大事,不能一拼了事。共产党领导抗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,明晃晃的大路摆在跟前,干嘛非要走那曲里拐弯的黑道?”殷菊看着枪声大作的古城,问:“那咋办?”殷光明说:“姐姐,你再去喊些人,咱去把他们叫回来。”

殷光明、殷菊和赵东山,带着四、五十个人,一多半是妇女,向古城赶去。不料城门紧闭,岳鹏他们已经被敌人围在城里。殷光明凭着枪声判断出岳鹏在向西突围,就赶到西门。砸开城门后,他一边布置人控制了城内百米见方的范围,一边叫赵东山冲进城去找岳鹏,告诉他出城以后往山里去。并约定在伊水寨汇合。不一会儿,随着一阵杂乱的枪